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識小錄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八

南北史識小錄　　史鈔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南史識小錄八卷北史識小錄八卷

國朝沈名蓀朱昆田仝編名蓀字澗芳錢塘人昆田字文盎秀水人彝尊之子也是書倣兩漢博聞之例取南北二史摘其字句之鮮華

事跡之新異者摘錄成編不分門目惟以原書次第臚列而各著其篇名亦不加訓釋惟畧舉數字標目以原文載于其下著是語之緣起而已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李延壽作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刊畧穢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機詳謠讖特為繁猥又引司馬光之言亦謂李延壽書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

約宋書以下大抵競標藻采務摭異聞詞每涉乎儷裁事或取諸小說延壽因仍舊習未盡湔除宜為論者之所惜然揆以史體固曰稍乖至於賦手取材詩人隷事則樵蘇涉獵捃拾靡窮此譬如柟瘤為病而製枕者反貴其文理也名孫等擷其精華以備選用使遺文瑣事披卷燦然其書雖作自近人其所採錄則皆唐以前事與藝文類聚諸書約畧相

似存以備考愈於冗雜之類書多矣乾隆四

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　墀

南史識小録卷一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宋本紀

神光照室 武帝生時||||盡明 甘露降於墓樹 帝生時 卧講堂 帝嘗遊竹林寺獨|||前上有五色龍章 妙善占墓 時有孔恭者|||| 龍形更大 帝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 負社錢 帝嘗|刁逵||三萬 青衣擣藥 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見童子數人皆|

丨丨丨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黃藥**帝患手創積年不愈經下邳逆旅會一沙門留丨丨與帝既而忽亡其創一傅而愈**摴蒱一擲百萬**桓玄曰劉毅乃家無擔石之儲丨丨丨丨丨**酷似其舅**又曰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丨丨丨丨**油帔冠樹**帝義軍進至覆舟山張疑兵以丨丨丨諸丨布滿山谷**草間求活**帝禦盧循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孟昶諸葛長民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軍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丨丨丨**幡鼓**賊方江而下帝躬提丨丨命衆軍齊力擊之**麾竿**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丨丨折幡沉於水**勿跋扈付丁旿**丁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丨丨丨丨丨丨丨**薪採漁釣**百姓丨丨丨丨皆責稅直**四廢日**帝平江陵拜南蠻校

尉遇｜｜｜佐史白遷日不許獲六鐘廬江霍山崩｜｜｜汜夏帝九錫文滔天｜｜衡檣同上｜｜四臨萬雉俱潰龍漢同上中威｜｜烏散魚潰同上左里之捷｜｜｜｜陵波

憑湍同上｜｜｜致臿井絡連旂同上｜稱亂擅華同上四夷｜｜銅鐘十二漢中成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有｜｜｜｜出自潛壤嘉禾九穗同莖犖縣

人宗曜於其田獲｜｜｜｜｜｜沖讓帝以獻晉帝以歸於我帝｜｜乃止出古銅禮器十餘枚江濱自開｜｜｜｜｜｜｜五虹｜｜見於東方占曰｜｜｜見聖人出璧三十

二鎮金一餅冀州道人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斷金銀塗二年｜｜｜｜日不暇給且所不

解初朝廷未倫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虎魄枕寧州嘗獻｜｜｜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療金創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局脚牀有司奏東西堂施｜｜｜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入筒細布廣州獻｜｜｜｜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連齒木屐嘗着｜｜｜葛燈籠麻繩拂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以上武帝紀親自酤賣少帝於華林園為列肆｜｜｜｜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以上少帝紀釁末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嶮縱非學而能｜｜○以上論黑龍

負舟文帝車駕在道有｜｜躍｜上所乘｜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吾何德以堪之

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帝採富陽令諸葛闡議｜｜｜｜｜｜｜之屬

鑄四銖錢七年冬

沖邈詔或履道廣深執德｜｜

立玄素學上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

栽松栢六百株詔奉聖眉速議承襲及令修廟四時饗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洒掃｜｜｜｜

｜修東耕命刺史郡守｜｜｜

元嘉新歷元嘉二十二年改用何承天｜｜｜｜令

使爾識有饑苦宴於武張堂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知以節儉期物也

河濟俱清二十四年夏四

月制大錢一當兩以貨貴｜｜｜｜｜｜次年罷地鏡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謂之｜｜僑舊二十六年復丹徒縣｜｜令歲租布之半咸荷擔而立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猛獸入郭二十八年｜｜｜｜｜内為災輦箋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以｜｜故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欲易紫皮上以竹箋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以上文帝紀讀書七行俱下孝武張俟側有人風骨瞻視非常士也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遣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出語人曰云云紫雲蔭牙孝武建牙軍門其日景色開霽有｜｜二｜于｜上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孝建三年樵米大明元年都下雨水遣使檢明賜以｜｜雙

橘連理芳草琴堂東西有丨丨丨丨改為連理堂梁拱間有紫氣景陽樓上層西南丨丨丨丨丨改為慶雲樓鴟尾中央生嘉禾清暑殿西甍丨丨丨丨丨丨一株五莖改為嘉禾殿田農要月大明二年三月以丨丨丨丨命大官停殺牛華雪大明五年正月朔丨丨降散為六出旌延國胄詔以來歲修葺庠序丨丨丨丨上林苑內士庶丘墓還合葬詔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欲丨丨丨者勿禁賜女子百戶牛酒七年白雀集華蓋上大閱水師於中江有丨丨二丨丨丨有司奏改元為神雀詔不許俄頃數斗帝末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丨丨丨丨憑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以上孝武帝紀鑄二銖錢前廢帝景和元年齇奴帝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欲

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為｜｜

改姓謝氏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

原蕩大赦贓汙淫盜悉皆｜｜

隨羣巫

捕鬼帝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不從斬之少時夢游後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屏除侍衛親自射之

大呼寂寂壽寂之懷刀直入帝｜｜｜｜｜如此者三乃崩

書不長進孝武西巡帝啟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曰｜｜｜｜此是一條頑固孝武讓帝曰何以頑固乃爾耳

病人間多鬼可畏太后疾篤呼帝帝曰｜｜｜｜｜｜｜那可往

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太后怒語侍者云云

面

首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左右三十人○以上前廢帝紀

白紗帽 明帝升西堂登御座事出倉卒失履跣猶著烏紗帽建安王休仁呼主衣以｜｜｜代之

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泰始二年令人｜｜｜｜｜｜｜｜減此各有差

用古錢 二年斷新錢用古錢

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 三年九月以皇后六宮以下｜｜｜｜｜｜｜｜｜｜｜｜｜

雨草四年正月朔｜｜於宮

巨人跡 泰豫元年正月｜｜｜見西池冰上

騶字 帝末年多忌諱改騶馬字為馬邊瓜以｜｜似禍故也

且給三百年 嘗以南苑借張永云｜｜｜｜期盡更請

白汝家門 宣陽門謂之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左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

先祭土

神移床修壁｜｜｜｜使文士為祝策如大祭饗言為詔勑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

｜｜一鈌十除郡守令長｜｜｜｜內外混然官以賄命大張豪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開眼諾胡母｜｜｜禾絹謂上也夢反帝夜｜豫章太守劉愔｜遣就郡殺之殿

內埋錢明帝令小黃門於｜｜｜以為私藏｜蜜漬鱁鮧帝以｜｜｜｜一食數升噉

腊肉常至二百臠帝｜｜｜｜｜｜｜○以上明帝紀

自稱李將軍後廢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氏子帝亦｜｜｜｜能緣漆帳竿帝五六歲｜｜｜｜｜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嘗著小褌｜｜｜｜不服衣冠白棓數十各有名號有｜｜｜｜｜｜｜｜見有嚬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之

為擊腦椎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為樂左右人｜｜｜｜｜｜｜｜｜｜｜殿

上養驢躍靈｜｜｜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酒肉之費帝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

每從之游持數千錢為｜｜｜｜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帝出逢婚姻葬送輀｜｜

｜｜｜｜｜｜以為歡適蒜氣帝察孫超有｜｜剖腹視之鍛銀裁衣作帽凡諸

鄙事過目則能｜｜｜｜｜｜莫不精絕執管便韻未嘗吹篪｜｜｜賭跳帝與左右作羌

胡伎為樂又於鑾岡｜｜偷狗帝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伺織女度

七夕令楊玉夫｜｜｜｜報己東阿氈幄因與內人穿針訖大醉臥於仁壽殿｜｜｜｜｜中遇弑○

以上後廢帝紀端華順帝姿貌｜｜眉目如畫佛蓋王敬則以兵陳於殿庭逼帝遜位於齊帝逃於

｜｜下○以上順帝紀

開端樹隙｜｜｜｜垂之後人翦落洪枝｜｜｜｜飲不待慮

魚服忘反方復藏璽懷紱｜｜｜｜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上論

齊本紀

鱗文徧體高帝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長七尺五寸｜｜｜｜桑似華蓋宅南有一｜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編欔皮為馬

具裝帝奉命討張淹軍容寡闕｜｜｜｜｜｜｜折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單車白服帝拒桂陽王休範｜｜｜｜｜｜｜出新亭晝腹為射的蒼梧王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佳射堋蒼梧

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一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又刻木為帝形畫腹為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

龍驤赤 蒼梧既弒帝乘常所騎赤馬入殿中因號此馬為||

鬚髯盡張眼光如電 名表粲褚彦回劉彦節計議帝以事讓彦節彦節未答帝||||||||

事須及熱 王敬則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

精手 袁粲等起兵據石頭帝遣諸將攻之王蘊將數百||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

九縣 帝策文威侮五行虔劉||即九州也

海水羣飛 同上神厭靈戮||||

寅車 同上登||而戒路軌金板而先驅

角城高壘 同上||||指日淪陷

應路 同上據有石頭志犯||謂應門路門也

秋雲競奭 同上

正情與皎日同亮明畧與｜｜｜｜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同上秬草景星同上
是以｜｜｜騰芳於郊圜｜｜垂暉於清漢鳳舉四維龍騰八表同上管穴兼太史令
文建陳符瑞云倫陳｜｜天井湖出綿建元元年荆州｜｜｜人用與常綿不異師子
皮袴褶蠕蠕國遣使欲俱攻魏獻｜｜｜｜｜｜王戒導主衣中有｜｜｜以長奢侈之源命
打破黃紗帳紫皮履帝内殿施｜｜｜宫人著｜｜當之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
使黃金與土同價帝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不許易行帝性
寛嘗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其宏厚如此夢乘青
龍上天西行逐日始帝年十七時嘗｜｜｜｜｜｜｜｜華表龍鳴帝舊

塋在武進所樹｜｜石柱忽然｜｜響振山谷

第十九子

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已曰蕭道成是我｜｜｜｜

浪井

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其地又响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黄瑞應圖云｜｜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

刻石山

會稽剡縣有山名｜｜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黄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泰望之風也

草蕭蕭

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穀中最細低頭熟綈身甲體永興福

天雨石

帝即位之月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隅見｜｜

丨墜地開有玉璽在其中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千奉璽赴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以上高帝紀

著孔雀羽衣裳 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盡身左右為兩翅又丨丨丨丨丨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

雙刀雙貝 帝少時得異錢文為北斗星丨丨丨丨及有人形滞劍焉

清聲傳漏響 上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關山中有丨丨丨丨

佛圖 又於山累石為丨丨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踈有殊羣木

雲垂蔭 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荊枝自蔽言未終而有丨丨丨正當會所會罷乃散

無雨而川流暴起 及為廣輿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丨丨丨丨丨丨遂得利涉

樹葉皆赤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凨兴興偏甚丨丨丨丨

九日臺 立商飈館於孫陵岡世呼為丨丨丨

黃光

竟天八年六月大雷雨｜｜｜｜照地狀如金｜金篳九年林邑獻｜｜赤火南流魏地
謠言｜｜｜｜喪南國有沙門自北賁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以療疾有驗咸云聖火禁之不止火炙至
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炙即差惟設茶餅遺詔勿以
牲為祭祭｜｜｜｜飲于飯酒脯而已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雕綺帝頗喜游宴｜｜之事言常恨之未｜
能頓遺○以上武帝紀擲鏡鑷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廢帝年五歲戲牀前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
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三望車
帝為南郡王給皇輪｜｜｜皇孫手書不得妄出欝林善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
｜｜｜｜｜｜以貴之篇鈎欝林別作｜｜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篇封題如故今見作

天王便是大罪欝林為皇孫時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欝林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言有福生帝王家｜｜｜｜｜｜｜｜｜

截壁為閤欝林居文惠太子喪問訊太妃｜｜｜｜於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

楊婆欝林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宋氏以來人間有｜｜兒謌蓋此徵也

喜字武帝有疾又令楊婆日夜祈禱令宮車早晏駕時何妃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而作三十六小｜｜繞之

名鷹快犬多聚｜｜｜｜以粱肉奉之

便如此不當匆匆耶武帝梓宮下渚欝林於端門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裁入閤即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時司空王敬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坦之曰此政是內人哭響徹耳

擲塗欝林多往文帝

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褻||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我昔思汝一個不得鬱林每見錢曰||||||||今日得用汝未紅縠褌鬱林在宮內嘗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雜采衵服甘草杖武帝御物||||宮人寸斷用之三失履西昌侯鸞率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皇太子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名為|||破後帽永明中百姓忽著||||帽自蕭誚之家其流遂遠○以上廢帝鬱林王紀思食蒸魚菜海陵立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太官令竟不與

鬬鑿永明中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以燕支為朱衣武帝時||||||

|朝士皆服之倚勸時又以生紗為帽半其裹而析之號曰||○以上廢帝海陵王紀纏帷車

明帝以西昌侯為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帝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

誤燒牛鼻帝乘下帷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

雕文篆刻帝即位詔自今｜｜｜｜歲時光新可悉停省

煮土為粥永泰元年沔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敗新野太守劉忌隨宜應接食盡｜｜｜｜

皂莢餘濼帝用｜｜訖授｜｜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

裹蒸十字畫之大官進｜｜帝｜｜｜｜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將南則詭言之北帝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皆不以實

白魚為藥帝初有疾無輒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勅臺省府署之簿求｜｜以｜｜外始知之○以上明帝紀

連鎰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以真銀盃盞出近俗宜停之

牢燭又以｜｜侈縷亦虧曩制請與連鎰真銀盃並停

準

水變赤東昏永元元年||||如血

捕鼠達旦東昏在東宮嘗夜||||以為笑樂

喉痛明帝崩東昏每當哭輒云||

禿秋啼羊闌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侫者王寶孫曰此謂禿秋啼來乎

黄案包裹魚肉閹竪以紙包裹魚肉還家悉是五省黄案

七寶縛矟拜潘氏為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錦織成袴褶金薄帽執||||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

戎服急裝縛袴東昏||||||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

蠡器東昏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酌水飲之復上馳去

雕巧馬乘具用錦繡處悉為雨所濕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

射雉場置||||二百十六處

瑇瑁帖箭翳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綠紅巾錦金銀鏤弩牙||||

鷹犬隊主媒翳隊主每出輒與||

丨丨徐令孫丨丨丨丨俞靈韻齊馬而走

擔幢東昏能丨丨初學丨丨每傾倒在幢抄者必致踠傷其後

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

金華玉鏡擔幢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丨丨丨丨衆寶

木馬東昏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為作丨丨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善騎

屏除一月二十餘出不欲令人見驅斥百姓數十里皆空家晝室巷陌懸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丨丨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

移産寄室至於乳婦婚姻之家丨丨丨丨或興病棄屍不得殯塟

鼠食兩眼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丨丨丨丨丨都畫

藏朱雀航南酒罏中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夜方得羽儀而歸

汝見麞鹿亦不射耶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

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欲射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

仍百箭俱發

長圍

貴人富室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圍之舍每還宮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冰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圍處號為||

趙鬼

宮內火諸殿蕩盡左右||能讀西京賦云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

飛仙帳

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帀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四面繡綺窻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之玩飾榱桷之端悉垂玲佩

鈿笛

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以||

玉九子鈴

莊嚴寺有||||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飾

酷不別畫

東昏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知精密||

丨丨但取絢曜而已

步步生蓮華 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丨丨丨丨也

麝香塗壁 塗壁皆以麝香錦幔珠簾窮極其麗

純用琉璃 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丨丨丨丨

虎珀釧 潘妃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丨丨丨一隻直百七十萬

白鷺線 又訂出雄雉頭鶴氅丨丨丨百品千條無復窮已

挿葉繫華 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丨丨丨丨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

金以為泥 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丨丨丨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

解菜 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縗經杖衣悉麄布羣小來弔盤旋地

坐槩手受執蔬膳積句左右直長閤監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為天子｜｜**稗販**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閹豎共為｜｜**市令**以潘妃為｜｜自為市吏錄事**實中荻**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勑虎賁威儀不得進｜｜｜大削子閤內不得進｜｜｜**綠絲屩**潘妃乘小輿宮人皆露裩著｜｜｜**潘妃酤酒**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

｜**魔媼**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迎送紛紜**縛菰**入樂游人馬忽驚問朱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為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紙鎧**尚書舊事悉充｜｜**張弓拔白**蕭衍師至大桁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出東掖門稱蔣王出遊**以金玉為鎧仗**於華光殿立軍壘｜｜｜｜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擱將去以此厭勝

銀蓮葉具裝鎧 每夜嚴警帝於殿内騎馬於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雜羽孔翠寄生

賊來獨取我耶 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何為就我求物

精仗 催御府細作三百人｜｜須圍解以擬屏除

吹笙歌作女兒子 帝在含德殿｜｜｜｜｜｜｜臥未熟王珍國張稷等兵入直後張齊弑之〇以上廢帝東昏侯紀

我死不須金 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而遷和帝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摺焉

下屋白紗帽 齊末百姓皆著｜｜｜｜｜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袄也

逐鹿帽 東昏又令左右作｜｜｜形甚狹窄後來果有逐鹿之事

鳳度三橋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褰其口而舒兩翅名曰||||反縛黃麗褰向後總而結之名曰||||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黃麗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以上齊和帝紀

梁本紀

枯骨縱橫齊高與蕭順之共登金牛山路側有||||齊高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朱雀橋南一長者袁粲據石頭黃回與之通謀蕭順之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英威毅然坐胡床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夢抱日武帝母張氏|||巳而有娠遂産帝舌文八字武帝||||||映日無影項有浮光身|||有文在右手曰武武帝蹈空而行帝為兒時能||||室中常

有雲氣所居｜｜｜｜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初為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廬江何憲曰此｜｜｜｜｜｜｜｜｜｜出此貴不可言八友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為竟陵王子良招游西邸號曰｜｜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崔慧景既齊武舊臣齊明憂之乃起帝鎮壽陽慧景白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元慶曰慧景反跡既彰實是見賊｜｜｜｜｜｜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帝曰其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容貌衣冠皓然皆白武帝赴救蕭誕行次熨斗洲有人長八尺｜｜｜｜｜｜緣江呼曰蕭王大貴流血絳野魏軍表裡受敵斬獲千軍｜｜｜｜項有伏龍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非人臣也答書縛馬首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容以馬縶齋柱而去帝出

見馬||殷勤|之||令人驅出城外馬自還都|**折角小牛車**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眷乘||||||齊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六貴**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勅世所謂||**八要**齊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號為||**小引日月耳**帝謂張宏策曰傅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政||||**馳**

兩空函定一州帝令王天武齎書與荊州蕭穎胄兄弟去後謂張宏策曰||||||矣

蘭艾同焚帝謂張宏策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毛人踰堞**郢城有數百|||且泣因投黄鵠磯蓋城之精也**兩龍導引**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左右莫不見者**和欺**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容相欺變者為||蟲兒法珍等曰今日敗於

桓和可謂｜｜矣黄油裹首張稷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送軍除蕩帝下令凡

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可詳檢前源悉皆｜｜排危帝九錫文｜｜冒險焚廬毀帳同上迴

弱同上漢南｜｜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同上烏集同上公御此｜｜陵茲地險

桴艪同上｜｜一臨應時迸潰風激電駭同上清猷映世同上驅率貔貅

抑揚霆電同上將魚同上拯其｜｜變風以雅同上公鎔鈞所被｜｜｜｜｜椎

髻髽首曳歌請吏同上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府僚請受相國梁公戕

玉馬駿奔金板出地同上｜｜｜｜表微子之去｜｜｜｜告龍逢之究海若登

祇同上故能使｜｜｜｜鼞圖效祉王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南兗州隊

主陳文興於宣武城內鑿井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各二後門帝請立選簿表甲族以二十登仕丨丨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宏奬風流希向後進刋華同上此實巨蠹尤宜丨丨毀斧天綱彫

絕地紐禪策谷滿川枯山飛鬼哭同上卿雲叢天同上蓄響藏

真詔丨丨丨丨丨不求聞達騰奏同上各依名丨丨罔或遺隱謗木函詔若肉食莫言山阿

欲有横議可投丨丨丨犀兕徒弊龍蛇方縣同上擯壓同上身才高妙丨丨莫通

能歌鸜鵒天監元年交州獻丨丨丨丨詔不納盤龍火爐翔鳳硯蓋有司奏吳令唐傭鑄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詔禁錮終身鳳皇銜書伎四年省丨丨丨丨丨三象入

建鄴六年春搜薦七年詔于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山車十年丨丨見臨

城縣**金席**十年婆利國貢丨丨**棖棖**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丨丨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句而止**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十六年勑**官紋錦飾**公家織丨丨丨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剪有乖仁恕**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十六年**薦羞始用蔬果**冬十月宗廟丨丨丨丨丨**無礙殿**十八年帝於丨丨丨受佛戒**孤獨園**普通二年詔置丨丨丨以恤孤幼**鑄鐵錢**普通四年用給事中王子雲議始丨丨丨**奉贖皇帝菩薩**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萬丨丨丨丨丨大捨僧衆默許**救苦齋**中大通元年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丨丨丨以身為禱**稱頓首**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

書並｜｜｜野稻中大通三年秋吳興生｜｜｜饑者賴焉異香三隨風至中大通五

年正月南郊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神光圓滿壇上及將行事

奏樂迎神畢有｜｜｜｜｜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鑄十方銀像大同元年幸同泰寺｜｜

｜・｜｜并設無礙會雨灰大同三年正月｜｜黃色象牙如來真形大同四年詔以東冶

徒李肩之降｜｜｜｜｜｜大赦素輦大同五年賀琛請三郊俱用｜｜又改｜｜為大同輦獻

生犀大同五年秋南國｜｜百濟國求涅盤經疏及醫工畫師毛

詩博士大同七年｜｜｜｜｜｜｜｜｜｜｜｜｜｜並許之望陵流涕大同十年

幸蘭陵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所沾草皆變色流水香潔陵旁有枯泉至

是而丨丨丨賦還舊鄉詩帝因丨丨丨丨石辟邪起舞中大同元年正月建

陵隧口丨丨丨丨丨丨丨青蟲食陵葉樹曲阿建陵丨丨丨丨丨丨略盡九伯錢詔外間多

用丨丨丨丨自今可通用足伯錢鋝磨太清元年幸同泰寺行清淨大捨名曰丨丨坐師子講

金字三慧經帝升光嚴殿講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寶馬頌神馬出太子獻丨丨

两月相承如鉤太清二年正月朔丨丨丨丨丨見於西方憤風帝在荊鎮聞文帝病

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丨丨驚浪不暫停止麥二溢帝居文帝喪日惟食丨丨丨涕

淚所洒松草變色帝拜掃山陵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淨饌又立七廟堂月中再設丨丨丨

燃燭側光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丨丨丨丨嘗至戊夜六藝備閑帝丨丨丨丨基登逸

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隷尺牘騎射莫不稱妙

豆羹糲飯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丨丨丨丨而已

木棉皂帳帝身衣布衣丨丨丨丨

一冠三載帝丨丨丨丨被二年

旁無錦綺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丨丨丨丨

皴裂帝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勑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丨丨

天地圖初齊高夢履而登殿顧見武明二帝後一人手張丨丨丨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

六龍守柱臺內有宿衛士為硯常見太極殿有丨丨各丨一丨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硯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硯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

荷荷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丨丨遂崩

刺血書經穿心燃燈帝為法事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洒地或

｜｜｜｜｜｜游仙化生皆動帝捨身光嚴重雲殿｜
｜｜坐禪不食｜｜｜震｜三日乃
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妖紅席
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
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
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俱在山學道遣使獻
｜｜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鐵鉤掛體沙
紅鳥居下故以為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門
智泉｜｜｜｜以燃於三足烏開講日有｜｜｜集殿
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
縣榴三飛三集城寺荒蕪百濟國遣使朝貢見
○以上武帝紀｜｜｜哭於闕下雙眉翠
色簡文帝方顒豐下須髩如畫直髮委手執玉如意｜帝
地｜｜｜｜項毛左旋連錢入背｜
｜｜｜｜十行俱下帝讀書｜坐席盡爛居穆貴嬪憂
不相分辨｜｜｜哀毀骨立所

丨丨霑濕丨丨丨詩癖自序云七歲有丨丨宮體帝文傷於輕靡時號丨丨夢吞土帝謂殷不害曰吾昨丨丨丨試思之不害以重耳餽塊卒反晉國為言後賊卒以土囊弒帝〇以上簡文帝紀烏伏獸窮勸進表犀函鐵盾同上七步三重同上止紂丨丨丨圍項丨丨咀痛茹哀同上壘篚同上郊祀配天丨丨禮曠錢龍元帝與宮人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丨丨帝勑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百僚戎服以聽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魏軍至停講丙子續講丨丨丨丨丨丨吾忍死待公帝裂帛為書催王僧辯曰丨丨丨丨丨可以至矣枇杷門魏軍大攻帝出丨丨親臨陣督戰三絕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刻檀武帝崩逾年方發凶問丨丨為像置於百福殿

內事之偷卷度紙性好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
甚謹書左右省次上直晝夜為常畧無休
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至達曉常眠熟大
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帝必驚覺更令追
讀加以夏楚點毫便就｜帝文章｜｜｜殆不游手背生黑子帝背生黑子巫媪見
曰此大貴不可言原陵五樹杏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
有今日還萬里終非封禪時寂
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
｜｜｜空得動耕人諸句布帊梁王詧遣尚書傅準
監刑帝以前詩謂之
曰卿幸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
殞之梁王詧使以｜｜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慎護
帝時多禁忌墻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
終不修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如此九十九洲
江陵有｜｜｜｜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子桓玄
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

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兇之禍此洲還没太清末枝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以上元帝紀

鑄四柱錢敬帝太平二年｜｜｜｜一當二十細錢內申復用｜｜○以上敬帝紀

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淫麗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

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以上論

陳本紀

朱衣捧日陳武帝夢天開數丈有四人｜｜｜｜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

巨石皆

沒（灘石舊有二十四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南康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雷池君（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舫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史便還云已殺景竟）一把子人何足可打（帝與諸軍進尅姑熟仍次蔡州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色不可當乃以般舫貯石沈塞淮口）水一合貿米一升一升米貿絹一疋（帝拒柳達摩于石頭絕其汲道又堙塞東門故城諸井齊城中無水｜｜｜｜｜｜｜｜｜｜｜｜｜｜｜）炒米（或｜｜食之）擣青擣黃（柳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謡云石頭擣兩襠｜｜｜復｜｜｜侯景衣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謡言驗耶）懸鬲以爨（齊軍至元武湖將擬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

齊軍晝夜坐立泥中〡〡〡〡足指皆爛麥屑為飯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〡〡〡〡以荷葉
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困炊米煮鴨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〡〡〡〡誓申一戰
士及防身計粮數臠人人裹飯混以鴨肉城南酒家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〡〡〡〡使虜奴自晉
宋以來經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之虜賞俘貿酒是時以〡〡〡〡一人裁得一醉別
榻梁主勑帝自今問訊可施〡〡以近扆坐榮河帝九錫文是以文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
〡〡鏤其金板鴻姿同上體得一之〡〡方趾圓顱同上〡〡〡萬不遺一粉潰同上
赤旂所指袄壘洞開白羽纔撝凶徒〡〡雅筭同上公英謩〡〡三山獠洞八角蠻
陬同上水寓之鄉火山之國同上逖矣〡〡〡〡悠哉〡〡〡〡歸琛天府

獻狀鴻臚同上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同上沙潰同上｜｜土崩靈鉌同上裁舉｜｜亦抽金僕箕張翼舒同上左甄右落｜｜｜｜祆酋震慴遽請灰釘同上如烹小鮮同上戮此大憝｜｜｜｜瓜剖豆分同上自八紘九野｜｜｜｜竊帝偷王同上｜｜｜｜連州比縣仄食同上公求衣昧旦｜｜高春郊庠宗稷同上｜｜｜｜之典葳蕤史牒同上既景煥於圖書方｜｜於｜｜｜慚悸同上朕所以垂拱當宁載懷｜｜者也三鉉同上秩踰｜｜任總百司燮諧風雅同上鎔範同上巖然廊廟為世｜｜嵩滇同上以公英猷遠量跨厲｜｜捨帝讓王禪策裁遇許由便能｜｜暫逢善卷即以｜｜鴟尾有紫烟永定元年重雲殿｜｜｜｜｜屬天樟木流泊太極殿被焚承

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永定二年秋七月有||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

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 三年廣州言||||||||||||| 瓦器蜂盤 帝尚儉素私饗曲宴皆|||〇以上武帝紀

| 投籤階石上 文帝令鷄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於|||鏘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〇以上文帝紀

殊淹弦望 太后令嶺表紛紜||||〇以上廢帝紀

此人虎頭 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宣帝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馬生角 大建元年西衡州獻|||

獻青牛 七年監豫州陳桃根||||詔以還百姓

羅紋錦被 桃根又上織成||||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瑞鐘六六 七年郢州獻||||

採甘露 九月甘露頻降樂游苑輿駕幸苑||||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

亭大貨六銖錢十一年初用｜｜｜｜二百年後當有癡人修破

我城者帝修飾都城為扞禦之備獲銘云云○以上宣帝紀黃奴後主小字江水色赤

後主初立自建業至荆州｜｜｜｜如血無隅輿皁至德四年詔各薦所知｜｜｜｜水黑

如墨禎明二年郢州南浦｜｜｜｜鐵飛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

雷｜｜出墻外燒人家吾不欲見此人副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

曰｜｜｜｜｜｜麗服巧態後主荒於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

｜｜以從者千餘人狎客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嬖彩

箋令張貴妃孔貴人等八婦人｜｜｜製五言詩江總等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稅江｜｜稅市

徵取百端

采醴 覆舟山蔣山柏林冬月常多｜｜後主以為甘露之瑞

有神自稱老子 時災異甚多｜｜｜｜｜｜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輙釂之經三四年乃去

船下有聲 ｜｜｜｜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

奈何帝 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

湖草舊塞忽然自通 臨平｜｜｜｜｜｜｜｜｜

麥黃衣圍城 後主又｜｜｜｜｜乃盡去繞城橋樹

自賣佛寺為奴 後主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為血有血沾階至於坐床頭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見以為妖乃｜｜於｜｜｜｜以禳之

枕浮海上 後主採木湘州擬造正寢枕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於｜｜

齊雲觀 起｜｜｜國人歌曰｜｜｜冠來無際畔

一衣帶水 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

||不拯之乎投柹於江隋文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彼若能改我又何求詔書三十萬紙|又散寫||||徧喻江外諸軍受叛蕭初蕭巖蕭瓛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誤人事江中無一鬬船後主台南平王永嘉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吾自有計韓擒虎自南掖門入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是||||||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以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身蔽井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不從|||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三人同乘而上既入井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

｜｜我自迎接汝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

苦｜｜｜｜｜及晉王廣軍六合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畢國主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

曰｜｜｜｜烏一足有烏一足集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

水開不奏吳音隋文帝每引叔寶預宴恐致傷心為｜｜｜｜叔寶全無心肝監守

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不爾何以過日

監者又言叔寶嘗耽醉罕有醒時隋文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嗜驢肉隋文問監

者叔寶所嗜對曰｜｜｜日飲一石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此敗豈不

由酒叔寶常侍宴及出隋文目送之曰｜｜｜｜｜｜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啟在牀下

未開封　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丨丨丨丨丨丨丨○

以上後主紀

江東謂羖羊角為皂莢　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皂莢相料理謂王僧辯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說者以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隋氏姓楊楊羊也○以上論

南史識小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録卷二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后妃列傳

佩于闐玉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椒闈不建｜｜○以上叙

每就上求錢帛文元袁后母家貧薄｜｜｜｜｜｜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

匹後潘妃有寵戚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覘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

稱疾不引被覆面袁后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復見上不視上良久乃｜｜｜｜崩於顯陽殿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顔延之為袁后哀策文甚麗及奏
上自益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八字
以致此兒形貌異常袁后初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
意焉丨丨丨丨丨丨必破國亡家不可
舉便欲掇慢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小小靈應袁后亡後
殺之外手丨丨禁之乃止常有丨丨
丨丨殿戶應聲豁然開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
丨丨袁后所住𥨍音殿前度流涕大言
曰先后有靈當知今日無罪就死丨丨丨丨醎水灑地
丨丨丨美人乃得釋○以上宋文袁后傳
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裝飾褰帷以羊乃為
候並容令左右以丨丨丨丨羊輒舐地不去
汝徘徊帝謂潘淑妃曰丨丨丨丨丨丨況於人乎以其
於是愛傾後宮○以上宋文潘淑妃傳
巵上壽宋明帝少失所生為路太后所養供奉禮儀不
異舊日及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

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是日太后崩油殿有司奏請路太后修寧陵元宮補葺毀壞權施｜｜塹出梓宮○以上宋孝武路太后傳通替棺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孝武密取之假姓殷氏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為｜｜｜欲見輒引替覻屍如此積日形色不變哽恨孝武痛愛不已時有巫者能見鬼言淑妃可致帝令召之果於帷中見形如生平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不謂當今復有此才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以上宋孝武殷貴妃傳輿馬相尚前廢帝何后父瑀尚武帝少女豫康公主豪競於時與平章孟靈休東海何勗並以｜｜｜｜求進無已何衍性躁動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

進無已○以上宋前廢帝何后傳外舍家寒乞明帝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王皇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為樂之事其方自多后曰｜｜｜｜｜｜｜｜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儜弱婦人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謝緯曰后在家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王柄毛扇后賜後廢帝｜｜｜｜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豈得出入狡獪令太醫煮藥將酖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以上宋明王后傳御道那得此草屋後廢帝陳太妃建康屠家女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兩三間孝武出行問尉曰｜｜｜｜｜｜｜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送錢見其美白孝武迎之不男孝武以陳氏賜明帝一年

寵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人言明帝｜｜止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〇以上宋後廢帝陳太妃傳

獻琴書 明帝為太子納妃江氏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將值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〇以上宋後廢帝江后傳

兩甌麻粥 齊宣孝陳后生高帝乳人乏乳后夢人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

冬月猶無縑纊 齊高家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而奉膳甚厚后每輟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

起麪餅鴨臛 永明中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

筍鴨卵脯醬炙白肉 祭宣皇后薦｜｜｜｜｜｜｜

肉膾葅羮 祭高皇帝薦｜｜｜｜

茗粣 祭昭皇后薦｜｜炙魚並生平所嗜也〇以上齊宣陳后傳

吞玉勝 高昭劉后母桓氏夢｜｜｜生后

雖女亦足興家矣 生時有紫光滿室父

壽之曰恨非是男　桓笑曰｜｜｜｜｜｜

助炒胡麻　劉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

白兎跳起　劉后塋泰安陵墓工始下揷有｜｜｜｜尋之不得及墳成兎還栖其上○以上齊高劉后傳

雞鳴埭　齊武游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隱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瑯琊城宮人甞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為｜｜｜

獻中興賦　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詞宋孝武時｜｜｜｜被賞入宮及齊武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以上齊武裴后傳

男左右　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以上齊鬱林王太后傳

蔭華族弱　鬱林妃何氏戢女也文惠太子嫌戢無男門孤不欲與婚王儉以南

郡王妃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冑不須强門今何氏||||實允外戚之義

鬭腕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何妃所悅常與|較力鬱林以為歡笑

鏡在牀無因墮地何妃將拜為后||||||

好年少女巫子楊珉之美貌何后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亦為帝所幸常居中及明帝輔政與王晏等面請不聽又令蕭諶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無罪過何可枉殺○以上齊鬱林何后傳

菖蒲花文獻張后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以上梁文張后傳

此女光高將有所妨武德郗后生時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乃於水濱祓除之

化為龍郗后酷妬忌及終||||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采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

騰涌

銀鹿盧帝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五金瓶灌百味以祀之○以上梁武郗后傳

女村武丁貴嬪居沔北|||

月下紡績丁貴嬪少時與鄰女||||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勿之覺也

擘絖武帝鎮樊城甞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則貴嬪也

贈以金環又丁氏以相者言聞於武帝帝||||納之

赤誌丁貴嬪生而有||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武帝納之並失所在

日舂五斛郗后酷忌過貴嬪無道使||||舂每中程若有助者

莫道豬狗子丁貴嬪生廬陵威王武帝謂其父道遷曰賢女復生一男答曰|||||世人以為笑○以上梁武丁貴嬪傳

吾家女師簡文王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也以上梁簡文王后傳

半面妝元帝徐妃名昭佩無容質不見禮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

帝將至為｜｜｜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洪醉 妃性嗜酒多｜｜帝還房必吐衣中 交杯接坐 妃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纔見有娠即手加刀刃 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元帝 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妃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捷｜｜｜｜｜｜｜

書白角枕 時有賀徽者美色徐妃要之於普賢尼寺｜｜｜｜為詩相贈答 金樓子 元帝 制｜｜｜述徐妃淫行 帷簾皆白 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以上梁元徐妃傳

一爪先折 武宣章后少聰慧美儀容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喪則｜｜｜｜○以上陳武章后傳

富家公 劉師知忌宣帝矯勅令還東府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不可得也○以上陳文沈后傳

酸切 後主沈后與後主俱

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為哀辭文
甚丨丨○以上陳後主沈后傳

微風暫至香聞數里

朝日初照光映後庭
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
十丈並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
欄檻之屬皆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
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
每云
云

女學士
後主以宮人袁大捨等為丨丨丨每引賓
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丨丨丨
與狎客共賦新
詩互相贈答

玉樹後庭花
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其
曲有丨丨丨丨臨春樂
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
朝新大抵皆美張孔容色

飄若神仙
張麗華髮長七
尺鬒黑如漆其
光可鑑特聰慧有神采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眄
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宮中
遥望丨
丨丨丨

隱囊
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啟奏並因宦者蔡臨
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丨丨置張貴妃於

滕上共決之〇以上陳後主張貴妃傳　肴漿時不過||底屬餼資歲禎符顯瑞||

徒萃巖名衣不紋繡色無紅彩宮禁貶約||||永巷貧空||

||有同素室香栢文㮊花梁繡柱壽昌前興鳳華晚搆||||||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閒奏曲以上論

宋宗室諸王列傳

言音甚楚道憐素無才能||||舉止諸多鄙拙　揚州根本所寄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事務至重非道於聽望不足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耶上曰車士雖為刺史事憐所了

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政是我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其庸鄙類如此今左右取酒肉進之韞弟述亦甚庸劣從子俁疾危篤父彥節母蕭氏對之泣述嘗候之便｜｜｜｜｜令俁｜｜｜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父子聚麀述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唯有愁悴次訪其子對曰所謂｜｜｜｜蓋謂麀為憂也露褌上廳事龔性庸鄙為郢州刺史著月｜｜｜｜放橫義宗坐門生杜德靈｜｜打人入義宗第隱蔽免官行路之人尚不應爾彥節弟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証其事彥節曰｜｜｜｜｜｜｜今日乃可一門

同盡無容奉勑兄肉中豈有血耶廢帝為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衆以此稱之

韞韞問曰今日之事固當從兄耶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胷曰｜｜｜｜｜｜今年族矣齊高帝聞

而惡之城上草彥節子俣嘗賦詩云｜｜｜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為祆句後與弟陔

皆被殺非三署不得上方榻彥節既貴士子自｜｜｜｜｜｜｜時人以此少之

故應為兒作計彥節妻蕭思話女也嘗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彥節不從

故及禍頑騃彥節弟遐為嫡母綦亡有司糾之遐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主諱嘗對客曰孝武無道見

枉殺母其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義綦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

｜｜如此

王濬常謂曰陸士衡詩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以上長沙王

道憐傳三吏餉家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足為宗室之表義慶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不復跨馬義慶少善騎乘及長————加意斟酌文帝每與義慶書常————道麗鮑明遠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河清頌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其序甚工貢詩言志鮑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多鄙言累句文帝以鮑照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野鷹入府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心甚惡之○以上臨川王道規傳

左右犯其徽竟陵王誕有寶琴｜｜｜｜誕罰焉｜未聞以琴瑟為寶琨之時為竟陵王司空主簿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以觀父為楚國之寶｜｜｜｜｜

五彩裹青石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宏為聖主宏乘佛輿｜｜｜｜｜誑百姓云天與巳玉印當王蜀

何須苦惜梁武以鄧元起代季連為益州刺史元起典籤朱道琛請先檢校緣路奉迎遂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

退不失作劉備季連名兵筭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欲以此安歸乎

數步一稽首後季連降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以上營浦侯遵考傳

長安十陵是公家墳

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武帝平關中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云云捨此何之使家公望絕武帝遣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歛財物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宏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東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謝靈運顏延之慧林道人並周旋異常故吏范宴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故與游耳不可使負荷非才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

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德輕於才謝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非人主也輕訬徐羨之等謀廢立次應在義真以義真｜｜不任主社稷○以上廬陵王義真傳

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義康聰識過人一聞必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

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

今年柑殊有佳者四方餽獻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其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意好晚乖僕射殷景仁為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

有俗才用南陽劉斌湛之宗也｜｜｜｜為義康所知

虛

造同異斌等每采殷景仁短長或｜｜｜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恨公不讀數百卷書義康出鎮豫章上遣沙門慧林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野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佛教自殺不復人身遣中書舍人嚴龒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乃以被掩殺之○以上彭城王義康傳不過五醆盤武帝性儉諸子飲食｜｜｜｜｜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啜悉以與旁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孔子廟栢樹魯郡｜｜｜舊有｜｜｜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蒼鸞船義恭還朝上以御所乘｜｜｜迎之王環大綬義恭勸孝武即位上以在藩所服｜｜｜

丨賜之重棡義恭與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有司增為二十四條車不得丨丨鄣扇丨丨不得雉尾鹿盧形劍不得丨丨丨貇毦丨丨不得孔雀白鷺絳襖夾轂隊不得丨丨莊面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丨丨著緄帶信幡諸妃主不得丨丨丨丨六隊車前不得過丨丨船皆下兩頭丨丨丨丨丨作形不得擬象龍舟露平三脊茅大明元年有丨丨丨生石頭西岸遊欵義恭性耆不恒與人丨丨意好亦多不終輒題後作原字義恭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丨丨丨丨丨鬼目粽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為丨丨丨○以上江夏王義恭

傳舌澀義宣生而｜｜封送所餘義宣常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其不識大體如此

狂酒義宣於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爽｜｜｜失旨其年正月便反補天子魯爽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乃與癡人共作賊魯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今年敗矣却月城義宣舉兵上先遣豫州刺史王元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營柵甚固緣道求告義宣軍潰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惟有十許人脚痛不能復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誤云項羽千敗義宣既入江陵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滅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衆戲掩口而笑無復神守魯秀竺超人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

義宣惛墊｜｜｜｜今日分別始自若義宣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若｜｜｜｜｜○以上南郡王義宣傳

無鄙近之累衡陽王義季幼而夷簡｜｜｜｜遂不食肉｜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

拙書義季素｜｜上聽使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

帶苫而耕義季嘗大蒐於郢有野老｜｜｜｜

略少醒日義季素嗜酒自義康廢後一門無此酣法文帝詰責義季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縁此致故將軍蘇徽躭酒成疾旦夕待盡｜｜｜｜｜汝於何得之○以上衡陽王義季傳

簪帽盛堅無風而墜｜幼生三日帝往視之｜｜｜於幼側上不悅

應閤婢｜東陽公主｜｜｜王鸚鵡

流光化為雙珠女巫嚴道育通靈主白上求名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圓青可愛自生寒熱劭與始興王濬事道育為巫蠱鸚鵡當嫁慮言泄嫁與府佐沈懷遠為妾不啟上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讓劭劭懼書告濬濬答書曰計臨賀不應翻覆言語||||也此姹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劭弑上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打退鼓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剋而魯秀|||軍乃止下情由來所願濬入劭謂之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汝輩何煩復爾縛劭送軍門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龎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以上元凶劭傳蝦蟇車魏太

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人以丨丨丨填塹內攻城**語多謬僻**鑠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坐與人丨丨亦丨丨丨語家人曰我自覺無復魂守○以上南平王鑠傳**奈何**

持此座與人義宣反上欲奉乘輿法物迎之誕固執不可曰丨丨丨丨丨丨**風晨雨**

夜誕反伏誅城內死者數千人每丨丨丨丨有號哭之聲**城門鹿牀倒覆**初誕為南徐州剌史大風飛落屋尾丨丨丨丨丨**失髻**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矟眊既覺已丨丨矣如此者數十人○以上竟陵王誕傳

閑素宏少而丨丨篤好文籍**塵於笥篋**景素性儉兩宮所遺珍玩丨丨丨丨**名父之子**齊武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丨丨丨丨雖未路失圖而原心有本○以上建平王宏傳

西方公文帝諸子禕尤凡劣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丨丨丨汝便

為諸王之長時褘住西故謂之丨丨丨○以上廬陵王褘傳

作丈夫服 祖奔魏唯携妾一人丨丨丨丨騎馬自隨

斷句 祖在道慷慨為丨丨曰白雲滿障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以上晉熙王昶傳

寵盛稱之 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廢帝乃以丨丨丨以明帝尤肥號為豬王

驢王 東海王褘凡劣號之為丨丨

以口就槽 廢帝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丨丨丨丨中食之用為歡笑

擔付大官 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丨丨丨丨即日屠豬

與蘇侯神結為兄弟 明帝初丨丨丨丨丨丨丨以祈福助

蘇兒 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叚殊得丨丨神力以上建安王休仁傳

○評米責錢 休祐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

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有

一雉不肯入場車駕於巖山射雉｜｜｜｜｜｜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蹴令墜

馬上遣壽寂之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引陰休祐素勇壯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因頓地落馬殊不易壽寂之等拉殺休祐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墜馬上聞驚曰驃騎體大｜｜｜｜｜○以上晉平王休祐傳

齒遇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以上桂陽王休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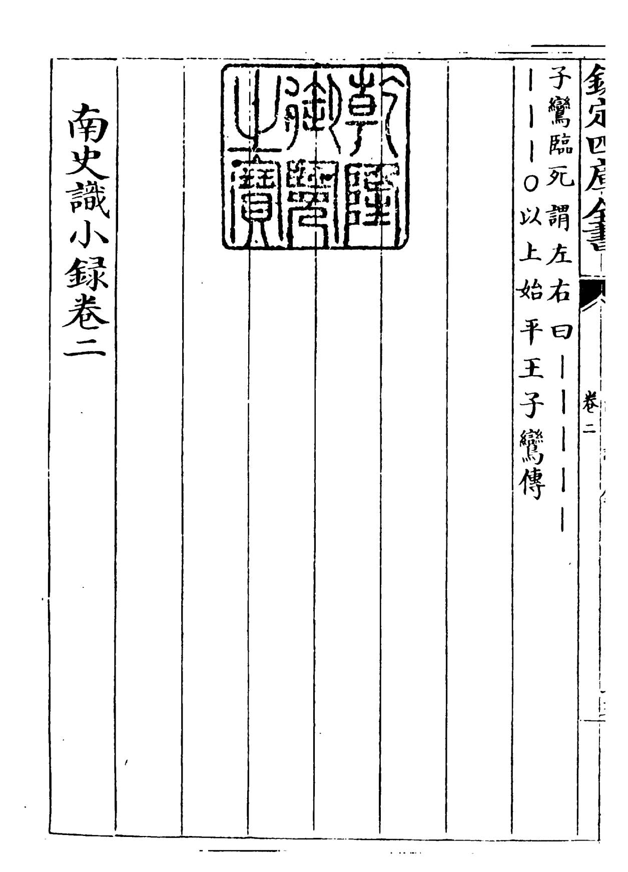
不異吉人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唅

唅有聲休若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猜駭上以休若能諧緝物情慮將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以上巴陵王休若傳

願後身不復生王家

子鸞臨死謂左右曰｜｜｜｜｜

｜｜｜○以上始平王子鸞傳



南史識小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識小録卷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　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瓊

謄録監生臣王天録

南史識小錄卷三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宋列傳

壞布裳爲袴 劉穆之||||||往見帝○

無見踰者 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

大小必白 穆之外所聞見||||雖閭里言譚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

賓游 穆之愛||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莫不畢知

願公小復留意 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一

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 帝從之｜｜｜｜｜｜｜｜

不納不止 穆之凡所薦達｜｜｜｜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

百函 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于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思為丹徒布衣 穆之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不可得也

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咨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

彌日亘時 又言談賞笑｜｜｜｜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較定文籍

旦輒為十人饌 穆之性豪奢食必方丈｜｜｜｜｜｜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悵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

此外無一毫負公

穆之嘗謂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損約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

檳榔消食

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戒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君乃常飢何忽須此

截髮市有饌

穆之妻復|||||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

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

今能見勸一杯酒不

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歆之因數孫

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嗜食瘡痂

劉邕性丨丨丨丨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邕膳

泥洹輿

劉彪亡弟母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丨丨丨送葬為有司所奏○以上劉穆之傳

偷數百萬錢何有

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宏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丨丨丨丨丨丨丨況不偷耶

公以家人待卿

劉璵為始興王濬別駕時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璵乃折節事邁以璵與之款盡濬所言悉以告璵璵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璵曰丨丨丨丨丨丨言無不盡卿外宣

洩我是公吏何得不啟白之牛駿馭精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所以疾耳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偃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至千里答曰｜｜｜｜｜｜｜｜｜｜｜｜｜｜安能長居戶限

上瑀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青油幕下作謝宣明

面目瑀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朝廷不為多

士瑀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歡躍呌

呼于是亦卒瑀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以上劉式之傳

輕言肆行 劉祥性韻剛疎｜｜｜｜不避高下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面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寒士不遜 彥回曰｜｜｜｜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驢汝好為之 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如汝才人皆已令僕

明玉 祥著連珠十五首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黜于楚岫章甫窮于越人

令卿萬里思愆 御史中丞奏付廷尉齊高別遣勑祥曰我當原卿性命｜｜｜｜｜｜從廣州○以上劉祥傳

觀戲常若未解 徐羨之頗工奕棋｜｜｜｜｜｜｜

不復學問為長 羨之嘗與傳亮謝晦宴集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

問訊車 羨之乘內人｜｜｜出郭

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

以錢埋宅四角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二十八文｜｜｜｜可以免災○以上徐羨之傳

納布衣襖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會稽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

今日有一頓飽食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及得罪事連湛之將致大辟湛之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吾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伎樂之妙冠絕一時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屋宇園池貴游莫及｜｜｜｜｜｜｜

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門生千餘皆三吳富

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安成食臨汝飾**時安成公何勗臨汝公孟靈休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湛之兼美何孟**言少意多音深文淺**湛之請罷疏｜｜｜｜｜｜｜｜｜**醜黠**同上臣雖駑下情匪木石豈不知｜｜難嬰伏劍為易**風亭月觀吹臺琴室**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水物豐盛湛之更起｜｜｜｜｜｜｜｜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玩遊之適**繞壁檢行**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且決所立與湛之議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慮有竊聽者○以上徐湛之傳**以搗衣杵舂其腰**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並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登殿不著韎**泰始中孝嗣以｜｜

丨丨丨為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

移公牀

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見兩童子遽云丨丨丨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

取其蟬冕剥其衣服

東昏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卒于時凡被殺者皆丨丨丨丨丨丨丨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以上徐孝嗣傳

丁部書

徐君蒨尤長丨丨丨問無不對

北路魚南路徐

君蒨為梁湘東王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人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丨丨丨丨丨丨然其物玩次于弘也

辯於辭令

君蒨丨丨丨丨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子便欲驅戰婦人君蒨應教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

特有輕

艷之才君倩文冠一府｜｜｜｜｜新聲巧變｜｜｜｜人多諷習○以上徐君倩傳

砥鋒挺鍔傅隆免徒黃初妻趙議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留名百代○以上傅隆傳

寢便睡熟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悚息不得眠道濟｜｜｜｜｜

唱籌量沙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于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不復追

圖之以禳鬼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

鵻鳥集船道濟還鎮下渚未發有似｜｜｜｜悲鳴

白浮鳩道濟誅時人歌曰可憐｜｜｜枉殺檀江州

乃壞汝萬里長城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

飲馬長江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畏自是頻歲

南伐有｜｜｜｜之志○以上檀道濟傳

雖謝文通乃忝武達 檀珪與王僧虔求祿書僕

一門｜｜｜｜｜｜｜｜｜｜｜｜

蟬腹龜腸 同上羣從姑叔三孀帝婚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

為日已久

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鱗不噬誰為落毛 同上

人地

本懸 同上僕于尚書｜｜｜｜至于婚宦皆不殊絕○以上檀珪傳

不顧內職 檀祇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以上檀祇傳

惡月 王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

將門有將 帝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

且鬬且語 鎮惡軍人與劉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

人取汝父

而惜馬 毅倉卒無為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

抽擢鎮惡北伐謂劉穆之曰我等因托風雲並蒙丨丨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

舫北戶鎮惡遣人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丨丨丨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

蒙衝小艦鎮惡所乘皆丨丨丨丨行船者悉在船内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為神

去家萬里鎮惡既至渭橋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丨丨丨丨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

剔取飾輦金銀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丨丨丨丨丨丨棄輦于垣側帝乃安

北人以方諸葛亮王猛之相符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

猛獸不如羣狐武帝將歸留沈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

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璀等也語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以上王鎮惡傳

不事崖檢 朱齡石少好武｜｜｜｜

百擲百中 齡石舅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著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舅畏之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不容以兵刃相向 武帝討桓氏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乞于軍後帝義而許之○以上朱齡石傳

却月陣 義熙北伐朱超石為前鋒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畧帝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于河北岸為｜｜｜事畢使豎一長白毦帝命超石以白毦既舉即赴之

弱弓小箭 魏軍進圍超石先以｜｜｜｜射之○以上朱超石傳

所至必焚房廟 毛修之不信鬼神｜｜｜｜｜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

絶味 修之入魏嘗為

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太官令

便當巾鞲到門 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為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我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

不忍問家消息 修之經年｜｜｜｜｜久之乃訪馬朱修之具答並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

吏才彊濟 毛惠素｜｜｜｜而臨事清刻

市銅官碧青 勅｜｜｜｜｜一千二百斤供御畫○以上毛修之傳

姿制 傳弘之素習騎乗于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以上傳弘之傳

乳汁驚出 朱修之留戍滑臺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汁今時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克滑臺

天子邊人 馮弘國敬傳詔呼為｜｜｜｜

海師 修之泛海歸末至東萊舫

舵折風猛||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 **得輒與佐史賭之** 修之在荊州立身清約百城貺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未嘗入己 **儉刻無潤** 修之|||||薄于恩情 **此是貧家好食** 姊在鄉里飢寒不立修之貴為刺史未曾往瞻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以激之修之曰|||||進之致飽○以上朱修之傳

氣概高亮 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有太尉彥雲之風 **使人有封狼居胥意** 元謨屢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元謨陳說|||||| **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元謨營貨利|||||||| **誦觀世音千徧** 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徧明日將刑誦

之不輟忽傳唱停刑**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元謨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江夏王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耶**虛張戰簿**有司奏元謨沒匿所得賊寶物｜｜｜｜**七十老公**孝武答元謨書｜｜｜｜反欲何求**申卿眉頭**同上聊復為笑想足以｜｜｜｜耳元謨性嚴未曾委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多鬚者謂之羊**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號之曰齴**顏師伯缺齒｜｜｜｜**老慳**劉秀之儉恡常呼為｜｜**老傖**元謨與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元謨獨受｜｜之目嘗為元謨作四時詩曰菫茶供春膳菜漿飽夏餐爬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筩袖鎧**除元謨江州刺史賜以諸葛亮｜｜｜○以上王元謨傳**引滿促膝**王瞻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

｜｜｜｜唯余二人

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

瞻嘗詣豫章王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

臂有玉釧

王玄象為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土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元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破冢者斬臂取之于是女復死以事上聞元象坐免郡 以上王瞻傳

銜一餐而不忘

房叔安謂王元邈曰夫布衣韋帶之士｜｜｜｜｜｜義使之然也○以上王元邈傳

灌佛

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

頭上金鏡

敬宣乃下｜｜｜｜為母灌像因悲不自勝

吳賊

畏馬

孫恩為亂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

夢凡土服

之敬宣奔慕容德｜｜｜｜｜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呑吾當復本土乎獸班突騎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置陣甚整美才地謝混｜｜｜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劉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芒履長三尺五寸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于坐墜敬宣食盤上｜｜｜｜｜已經人著耳鼻俱壞○以上劉敬宣傳那得此副急淚孝武令醫術人羊志哭殷貴妃志極鳴咽他日有問志卿｜｜｜｜｜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畫輪車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于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辛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

執轡進止甚有容狀○以上劉懷慎傳

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 劉損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泰伯廟時廟室頹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即令修葺

乃復為鬼所笑 劉伯龍少而貧薄及為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名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也遂止○以上劉粹傳

伐馬芻常負大束 蒯恩｜｜｜｜｜｜｜兼倍餘人

馬士 恩每捨芻于地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武帝聞之即捨器仗

自稱鄙人 恩與人語常呼位官｜｜｜｜○以上蒯恩傳

素情自許 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以｜｜｜｜不推先之

心期久矣 順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顏士遜｜｜｜｜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以上向柳傳

一詠

一談自許以雄豪 胡藩因武帝出倪塘會劉毅請殺之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

刀頭穿岸 征司馬休之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以｜｜｜｜劣容脚指徑上○以上胡藩傳

以浮蕩蒱酒為事 劉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

輙越屋踰墻 康祖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莫之能禽

流血沒踝 康祖與魏戰｜｜｜｜○以上劉康祖傳

襄陽樂歌 劉道產在雍部政績大著蠻夷前後不順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

四劉 劉氏之居彭城者凡三里帝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以上劉道產傳

振拔塵滓 咸能｜｜｜｜自致封侯

異績均

美覽其行事可謂丨丨丨丨〇以上論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趙倫之居身儉素性野拙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倫之入為護軍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如與虎狼居趙伯符為政苛猛吏人畏懼丨丨丨丨丨典筆吏伯符為丹陽尹丨丨丨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〇以上趙倫之傳好騎屋棟打細腰鼓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銅斗下得一死雀思話初任青州常所用丨丨覆在藥廚下忽于斗丨丨丨丨丨思話歎曰斗覆而雀殞其不祥乎良材美器文帝以弓琴賜蕭思話手勅曰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丨丨丨丨宜在盡用

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石上彈琴思話常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于丨丨丨丨相賞有松石間意因賜以銀鍾酒謂曰丨丨丨丨丨丨終不為田父于閭里思話去雍州曰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帝戲之曰丈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何憂無人使耶○以上蕭思話傳少有風氣蕭惠開丨丨丨丨丨涉獵文史比肩或三年不共語惠開意趣多與人不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偏奇相尚惠開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丨丨丨丨丨丨丨眼額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冀常稱職但一往丨丨已自殊有所震才疎意廣惠開至蜀欲廣樹經畧善于敘述聞其言者以為大功可立丨丨丨丨竟無成功卧虎惠開在蜀嚴用威刑蜀人號曰丨丨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惠開

明識過人｜｜｜｜投袂萬里晉安王子勛反惠開集｜｜｜｜｜｜｜｜｜將佐謂吾荷世祖之眷當｜｜｜｜｜為責主所制惠開府録事參軍劉希微負推奉九江蜀人責將百萬｜｜｜｜｜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推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及興宗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乃復低頭入中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性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遊方伯｜｜｜｜｜耶別種白楊寺內所住齋前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雖壽百歲猶為天也惠開每謂人曰人除｜｜｜｜生不得行胄懷｜

｜｜｜｜｜｜｜｜○以上蕭惠開傳

戚設筵榻接賓 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數日見一長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日而卒○以上蕭惠明傳

任情通率 蕭昕素在人間久居職並｜｜｜｜不自矜尚天然簡素

便有終焉之志 昕素在京口｜｜｜｜｜

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 昕素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以上蕭昕素傳

朝宗貴望 尚書令王儉｜｜｜｜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

能棊人 當時｜｜｜琅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

赤松思

速思莊戲遲 ｜｜｜｜善于大行｜｜｜｜巧于鬭棊

置局圖 宋文帝時羊元保為會稽

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還于帝前覆之**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齊高帝使褚思莊與王抗交賭｜｜｜｜｜｜｜｜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于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品棊**永明中勅使抗｜｜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思話先于曲阿起宅有間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

｜｜｜｜｜｜｜**立身退素**惠基｜｜｜｜朝廷稱為善士○以上蕭惠基傳**七歲誦楚辭**蕭洽｜｜｜｜｜｜**清身率職**洽｜｜｜｜餽遺一無所受○以上蕭洽傳**神舊**

酷烈蕭惠休從吳興太守為尚書右僕射吳興項羽廟｜｜｜｜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以上蕭惠休傳**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蕭介與族兄琛從兄眆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

賞會｜｜｜｜｜｜臧盾之飲蕭介之文梁武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即席之美也○以上蕭介傳

整衣冠坐于宮坊蕭允丰神凝遠容止縕藉位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景軍敬焉勿之逼也

波駭時寇盜縱橫百姓｜｜性命自有常分允曰｜｜｜｜｜｜豈可逃而免乎

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允行經延陵季子廟｜｜｜｜｜｜｜｜｜辭理清典因為詩以敘意｜｜｜｜

其清虛元遠殆不可測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以上蕭允傳

未是擇君之秋當侯景之亂梁元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蕭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

丨丨丨丨**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善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

署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引謝曰此是陛下假其毛羽耳**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引為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其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稍為身計引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上蕭引傳

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丨丨丨丨丨丨丨直造儉坐

優緩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蕭琛啟其應行罰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丨丨之澤

唯齋一

瓠蘆中有漢書序傳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班固**

真本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丨丨丨丨琛固求得之**非隸非篆**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

亦古文字多如龍擧之例｜｜｜｜琛甚秘之憤王為吴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祠以軛下牛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各有家風琛以恩舊嘗犯梁武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即答曰｜｜｜｜｜｜｜｜｜｜上笑悅宗老上每呼琛為｜｜琛少壯三好琛常言｜｜｜｜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解竈琛性通脱常自｜｜｜事畢餘餕必陶然致醉○以上蕭琛傳茅屋疏飡臧熹雖外

戚而彌自沖約丨丨丨丨不改其舊異常交臧凝之與徐湛為丨擬繁臧盾

為人敏贍有風力長于臧彪臧厥臨政嚴百姓謂之雖丨丨丨〇以上臧盾傳〇以上臧熹傳〇以上臧厥傳

復不肖實無情于樂宋武入京城桓玄走令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丨丨丨丨丨丨丨〇以上臧熹傳

善蒱博意錢之戲臧質少好鷹犬丨丨丨丨丨丨出面露口頽

項卷髮質長六尺七寸丨丨丨丨丨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質詣

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何至以此中相輕臧趙皆外戚故云

尺牘便敏質涉獵文史封溲便與之魏太武攻盱眙就質求酒質丨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質與魏太武書曰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若不幸則丨丨丨
丨丨丨丨負近都市乃作鐵牀于上施鐵鑱魏太武大怒丨丨丨丨丨丨丨
破城得質當生之龍子幡質禽元兇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丨
丨丨以荷覆頭沉于水出鼻質說誘義宣反義宣敗走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
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丨丨丨丨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縈纏
水草○以上臧質傳方寸之內孝友異情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丨丨丨丨丨丨丨
○以上論車中一覽訊牒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丨丨丨丨丨隨問
酬對無失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從征司馬休之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將諫

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晦死何有｜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晦聞猶以為恨一時頓有兩玉人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耳沿流三千虛館三月文帝將討晦晦奉表言臣等若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奉迎鑾駕悲人道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晦建業于路作｜｜｜以自哀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以上謝晦傳紫石英贊果然詩謝瞻六歲能屬文為｜｜｜｜｜｜｜為當時才士歎異喜霽詩謝瞻作｜

ㄧㄧ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宏在坐以為三絕**吾家以素退為業**瞻謂晦曰ㄧㄧㄧㄧㄧㄧㄧ汝遂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籬隔門庭**瞻乃與晦ㄧㄧㄧㄧ曰吾不忍見此**本自遼絕**因宴集論潘陸賈充優劣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世之冠方之公閭ㄧㄧㄧ**特乞降黜以保衰門**瞻言于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晦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ㄧㄧㄧㄧㄧㄧㄧㄧ**幸於不永**瞻在豫章遇疾不療ㄧㄧㄧㄧ**歸骨山足**瞻臨終遺晦書曰吾得ㄧㄧㄧㄧ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欲加裁折**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ㄧㄧㄧㄧ未有其方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自此衰止○以上謝瞻傳**勤容戚顏**謝瞻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凊ㄧ

丨丨丨未嘗蹔改**納屨行屏氣語**嚼母為疾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感其至性咸丨丨丨丨丨如此者十餘年〇以上謝嚼傳**雲霞之交**謝瀹任達尚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丨丨丨**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瀹常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瀹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然意不悅不以任寄**汲黯之徒無用也**瀹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丨丨丨丨丨丨丨帝大笑**卿比之已為老矣**從子晦為荊州詣瀹別晦色自矜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丨丨丨丨丨丨晦色甚愧〇以上謝瀹傳**安坐飽食然後應召**謝景仁留武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桓玄所名玄性促俄頃騎召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容食豈不得待竟丨丨丨丨丨丨帝甚感之

輒吐左右人衣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以上謝景仁傳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謝孺子與王彧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嘆曰｜｜｜｜｜｜｜｜｜｜｜｜○以上謝孺子傳二刻便就魏中山王元畧還北梁武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謝微｜｜｜文甚美○以上謝微傳冒浪而進謝述奉兄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亦無心獨存因｜｜｜｜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須至乃飡景仁愛甝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甝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

其見重如此　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以上謝述傳

邈若墜雨飄似秋蔕謝朓辭隨王子隆牋　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同上屬丨丨丨丨褒采一介搜揚小善　捨耒場圃奉筆兎園同上故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長裾日曳後乘載脂同上　清切藩房寂寥舊蓽同上　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同上　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同上　俟歸艎于春渚效蓬心於秋實同上唯待青江可望丨丨丨丨丨丨朱邸方開丨丨丨丨丨丨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同上　攬涕告辭悲來橫集

同上 文無點易 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 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 定復不急 朓常輕江祏為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祏以為輕已 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 粗有才筆 會稽孔顗｜｜｜｜未為人知 手自折簡寫之 顗為孔珪草讓表珪以示朓朓嗟吟良久｜｜｜｜｜｜ 無惜齒牙餘論 朓謂孔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其好善如此○以上謝朓傳 暗室未嘗有惰容

謝方明嚴恪雖｜｜｜｜｜｜｜ 名家駒 劉穆之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 悉放還

家使過正方明年終録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丨丨丨丨丨丨三日還到或是記籍過言左右綱紀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丨丨丨丨丨且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故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討之方明謝五官不須入白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以上謝方明傳

對惠連輒得佳語謝靈運每有篇章丨丨丨丨丨丨池塘生春草靈運嘗于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丨丨丨丨丨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以高麗見奇惠連為雪賦丨丨丨丨丨○以上謝惠連傳

縱橫俊發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丨丨丨丨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唯以文義

處之靈運多愆禮度朝廷｜｜｜｜｜理人聽訟不復關懷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歴諸縣動踰旬朔｜｜｜｜｜｜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靈運移籍會稽修營舊業｜｜｜｜｜｜｜放蕩為娛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夙昔間士庶皆徧二寶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談賞靈運還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而已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靈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游娛

宴集以夜續晝靈運｜｜｜｜｜｜｜｜｜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時人謂之四友阿連才悟如此惠連幼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謂方明曰｜｜｜｜｜｜｜｜｜｜而尊作常兒遇之飴以下客之食時何長瑜亦在郡內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以韻語序長瑜為臨川王義慶記室參軍寄書與宗人何勗｜｜｜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劇言苦句時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其文流行鑿山浚湖靈運｜｜｜｜功役無已幽峻尋山涉嶺必造｜｜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

木屐丨丨丨丨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

謂為山賊 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丨丨丨丨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 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何關癡人事 靈運又與王宏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丨丨丨丨丨丨

回踵湖 會稽東郡有丨丨丨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為田顗又堅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

露板上言 顗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丨丨丨丨

在郡遊放 靈運為臨川內史丨丨丨丨不異永嘉

雙珠 孟昶與弟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丨丨○以上謝靈運傳

超宗殊有鳳

毛殷淑儀卒謝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

聞君有異物可見乎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使人不衣自暖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

辭氣橫出超宗既坐飲酒數杯｜｜｜｜

佛出亦無如之何超宗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

司驢超宗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下車超宗拊掌笑曰｜｜｜｜｜｜｜

投畀河伯河伯不受 彥回出水霑濕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載｜｜｜｜｜下廷尉一宿髪白皓首 超宗｜｜｜｜｜｜○以上｜｜｜｜｜｜

謝超宗傳南奔 謝幾卿于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謂之｜｜與車前三騶對飲 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登閤道飲酒歡呼 幾卿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為有司糾免

已見今徐勝于前徐後謝何必愧于前謝 西昌侯督軍北征幾卿啟求行擢為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勉默然 醉則執鐸

挽歌幾卿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不屑物議

取枕高臥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旁若無人

小遺下霤令史又嘗于閣省裸袒酣飲及醉｜｜｜｜｜｜為南司所彈○以上謝幾卿傳

烏衣之游謝氏居在烏衣巷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等以文義賞會謂之｜｜｜｜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

客兒靈運小名也

一錢尺帛混以劉毅黨見誅詔晉陵公主改適公主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弘微為之經紀生業事若在公｜｜｜出入皆有文簿及宋初公主降東鄉君還謝氏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

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弘微兄曜卒哀

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林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曰云云

充殷君一朝戲責東鄉君薨遺財產千萬弘微一不取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乃濫奪以還戲責或譏弘微以謝氏累世財產｜｜｜｜｜｜警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

身死之後豈復見闕又曰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

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弘微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後一客曰｜｜｜｜｜｜｜｜｜

長鬼時有一｜｜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弘微與琅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

次問弘微約曰｜｜｜｜｜｜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謝莊

｜｜｜○以上謝弘微傳

｜｜｜｜｜｜｜｜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宇內為一

赤鸚鵡賦南平王鑠獻｜

｜｜普詔羣臣為｜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袁淑文冠當時作赤鸚鵡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遂隱其賦

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帝以語莊莊應聲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

竊為陛下杜郵之賜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上甚悅

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莊陳求賢之義表

痛來

逼心氣餘如綖莊與江夏王義恭牋岌岌惙惙常如行尸同上閉帷

避風同上眼患五月來便不得夜坐恒｜｜｜｜在已不得不重同上下官微命于天下至輕｜｜｜｜｜｜｜家世無年同上舞馬賦河南獻｜｜詔羣臣為｜莊所上甚美

舞馬歌又使莊作｜｜｜令樂府歌之一往之苦不足為困廢帝以莊殷貴妃誄有贊軌堯門句遣人詰莊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否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名子以風

月景山水莊五子颺朏顥嵸瀹世謂莊｜｜｜｜｜｜｜○以上謝莊傳後來特達謝朏十歲能屬文從父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琅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莊

撫朓背曰真我家千金正應容之度外齊受禪朓以侍中不解璽還宅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但能作太守耳朓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弟瀹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旌其素槩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

角巾白輿詣雲龍門梁武徵朓為侍中朓乃｜｜｜｜｜｜｜｜謝詔見于華林園乘小車就席小輿升殿元會詔朓乘｜｜｜｜以雞卵賦人朓為吳興｜｜｜｜牧雞數千遯節不全謝朓｜｜｜｜為清談所少數多劉寵謝譓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更以為愧○以上謝朓傳入吾室者但有清風

對吾飲者唯當明月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云云豁朗謝哲舉止醖藉襟期｜｜｜○以上謝譓傳有簡秀之目謝顥歷吏部郎｜｜｜｜｜○以上謝顥傳苟

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謝瀹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其當有意明帝廢鬱林引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何足以此懼人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彼上人者難為酬對王晏甚憚謝瀹謂江祏曰｜｜｜｜｜｜｜｜此中唯宜飲酒朏為吳興瀹于征虜渚送別朏指瀹曰｜｜｜｜｜｜｜長酣瀹建武之朝專以｜｜為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朏得

父膏腴武帝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儉曰｜｜｜｜｜江淹有意○以上謝瀹傳此生芳蘭竟體梁武目送謝覽良久謂徐勉曰覺｜｜｜｜｜｜想謝莊政當如此○以上謝覽傳識意過臣遠甚唯飲酒不及于臣武帝嘗訪舉于覽覽曰｜｜｜｜｜｜｜｜｜｜｜｜｜滑石書格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于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薦之以況重席焉東園舉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進致詩往復久著公望舉卒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邵陵王綸于婁湖立園廣讌｜

||||||||||||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毁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以上謝舉傳

班史質錢 謝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以上謝僑傳

因傴成敬 |||||傴仰當年○以上論

南史識小録卷三